

故乡不故

帅学习

人，只有到一定年纪时，才会深深地了解并认识故乡，就比如我。

和很多历经沧桑的人一样，我也是历经各种磨炼而逐步得到成长的。年少时背井离乡到外地求学，读初中、读师范，然后分配工作，固定了漂泊在异乡的模式，老家慢慢成了名副其实的故乡——只能在放寒暑假或春节放假时才回到父母身边，体会父母的爱和故乡的温情。但渴望回到故乡的念头一直没有改变，而且随着岁月流转愈来愈迫切。

调入县城工作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融入故乡的风土人情。故乡离县城只有10公里左右的路程，有两条路相连。一条是老路，沿途须经过多个村庄。还有一条修建没多久了的自行车赛道，为沥青柏油路面，但靠近故乡时须经过祖墓山。母亲经常告诫我要走老路，村庄多且“阳气”重，少走新路，怕我们被“坏东西”缠上。我当然不会轻信封建迷信，“穿新鞋走老路”的事我肯定不做，但也会在白天走赛道、晚上从老

路回家，因怕回家被母亲骂。

祖墓山安葬着村庄里各家各户的列祖列宗。后来殡葬制度改革，在边上设置了公墓山，埋葬的是我们村子和周边村庄的故人。以前工作的地方在边远山区，除了至亲或故旧外，老家的红白喜事我很少参与。及至到了县城工作经常回乡陪伴在老家生活的母亲后，老家本房的白事我便经常主动前往吊唁。乡家的白事规矩繁杂，谁家有白事时，都会请一个比较懂传统习俗的人主事，由他代替孝子主持，料理一切大小事务，让逝者能依照各种旧俗入土为安。孝子等一众逝者的至亲则随着主事的命令，配合完成各种习俗。老人故去后，一般是从逝去到安葬一共要经历3天时间。第一天主要是报丧和“上程”。按照老家“红事不请不到，白事不请自来”的规矩，主事会安排逝者本房人等前往亲朋故旧家门前报丧，知会他们前来吊唁送别。然后是“上程”，也叫“人殓”，即将逝者从逝去时的地方移到

棺材里，也叫“停丧”，这个程序过后，亲属才会前来祭拜送行。第二天是接受亲朋故旧祭拜。亲朋故旧面向棺材里的逝者行三跪九拜大礼，孝子贤孙在祭拜人的右手边，女儿、儿媳、孙女辈等女性后人在左边，分别在祭拜人行叩拜大礼时跪拜陪礼，以表谢意。然后是在中饭后“闭祖口”，即将棺材的盖与盛放逝者的主体部分用特制的木楔子牢牢钉住。这时亲人才会真正感觉到与故人永别、天各一方的痛苦，往往会号啕大哭。“闭祖口”后是“成户”，即逝者的孝子贤孙、配偶至亲等身穿孝服、头戴孝帽跟随逝者的牌位自北方位开始绕圈至西，意即送别逝者往西方极乐世界。第三天是人土仪式，即将逝者入土为安。至此整个白事仪式结束。这些仪式我打小就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略知一二，后来父亲去世时亲身配合过一次。当然，进入新时代，各种传统仪式都有了改良，比如已经不用棺木了，全部因火葬改用骨灰盒。原先大大的坟

家没有了，都在公墓山那不到1平方米的墓穴里。原来生活条件艰苦时，吃席叫“吃大块”，意思是白事的主菜必须有一碗大块的红烧肉，饭后还允许吃席的人用一根筷子穿4块回去给家里人吃，以表主家的热情。

故乡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各种口口相传的风土人情、旧时习俗，往往因传承数百年而成历史积淀，成了祖宗教诲，根植于子孙后代思想深处而代代相传。如今，各家各户的生活越来越红火，红烧肉比以前做得更有味道，做白事时谁也不再往家带红烧肉了。各村都建了红白理事会，红事白事的程序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删繁就简。活动都在新建的村文化活动中心举行，主家也再不用为酒席遇狂风暴雨或酷热难当烦恼。上周五回村，原来和我们一个队的一位老人意外离世。看到我回家，主事的人依旧把我当成了村民，热情地给我散了白毛巾。以新身份融入老传统，让我恍若回到了从前。家

长里短的老家也变得不再陌生。

让我感到故乡不故、老家不老的，还有那些俨然电视里才能看到的环境。老家旺盛时总人口近3000人，是整个奉新县人口较为集中的人口大村。但也因为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导致基础设施差，村容村貌一直脏乱差。近年来，村委会争取各方重视，跑项争资，硬化路面和拆旧建新、亮化村庄、雨污分流及搞园田化、修大小水渠等。田成方、水直灌，村庄亮堂整洁、池塘绿树成荫、地面平整宽敞、健身设施齐全，群众心平气和，遇到的乡亲都满是干劲，看到的笑脸都一样亲切，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愁眉苦脸，故乡一切都变了模样，让人顿生恍若隔世之感。

历史从来不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历史都是后来者书写的。我们亲眼见证了故乡旧貌换新颜，正在老去；年轻人温故而知新，在成长中改变了故乡面貌，已经行走在路上。

故乡，不故！

四月之歌（外一首）

草逢春

等三月的花开开了
小草便想把绝唱
拖到诗的开头
几只灰喜鹊飞来
眼神里含着井水的味道
苍穹在无限扩大
那光芒的样子
仿佛是斑斓的梦
降落在毛茸茸的湖边
梦中的色彩呀
它是安顿，是安顿后
缓慢升起的星辰

喊四月

春风长出的草木真多
如果记不起你的名字
就让我喊你翠翠、蜜儿、花仙、
细姑、媚娘……
一直喊到掌灯喊到天亮
把四月喊成水蛇腰柳叶眉鲤鱼嘴
把一阵雨喊到布谷的头顶
把月光喊成一丝丝
照进银杏叶的胸膛
把布满天空的星辰
喊在一条清澈的河里游泳

清 明

漆定春

鸟儿衔着雨粒穿过绿色丛林
湿润的歌声落在黑色的伞上
溅起，无数温柔的时光

坟头，映山红微微颌首
露珠在青草的滑梯上降落
竹笋急切地钻出地皮

而纸钱与香烛已点燃
将墓碑的苍凉照亮

旷日持久的怀念在山野里疯长
山路执着地，缠绕着过往
与未知的另一个世界

路边
紫色的小花天真无邪地张开嘴
对脚步透露出生命的玄机

镜框里你的容颜冰凉
泪眼中你的微笑
却变得清晰，而温暖

桃花诺

陈立宏

去年的今日
又来到眼前
庭院，此门半掩

谁的笙箫
吹出浓浓的怀旧
挂在月牙上
把365个日夜思念
送入我的梦乡

春回大地
桃花已然灼灼
快要风干的心
怦然跳动

人面桃花
连同你的婀娜
一定又仁立在围墙下
手中，紧握着相思

七律二首

黄兵

清 明

春寒漠漠雨昏昏，长跪莹前满泪痕。
杜宇啼残山外血，纸钱招尽冢中魂。
祭亲友尽情尤烈，忆友樽空酒尚温。
回首故园寻旧影，心香一瓣醉深思。

咏 柳

弱枝细叶饰妆新，占尽风光破晓春。
日暖轩窗初试黛，烟寒溪岸暗生颦。
柔丝蘸水千行绿，嫩色藏莺一脉真。
漫把翠绦裁锦句，此中诗韵醉游人。

诗海泛波



春之歌

汤 青（摄）

荷岭月影

吴喻雪

荷岭的竹影在族谱上婆娑了600年。当我在泛黄的《吴氏族谱》中触到“有训”二字时，檐角的铜铃忽然摇曳，恍若听见钴蓝色的火焰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里噼啪作响。这个与我血脉相连的名字，早已化作高安山水间永不褪色的星辰。

石溪村的青砖老宅至今仍存着两方石臼。幼时的您常蹲在檐下看祖母舂米，稻壳扬起的尘雾里藏着最初的力学启蒙。族叔说您7岁便能推算盘上的九归口诀，却总爱溜到荷岭书院偷听游学先生讲《格物致知》。那年瑞州府试放榜，您攥着全省第二的成绩单奔过锦河浮桥，布鞋溅起的水花里跃动着《墨经》里的光影之辩。谁曾想，这方水土滋养的好奇心，终将在太平洋彼岸化作验证康普顿效应的精密数据。

老宅天井的苔痕还印着您离乡时的足迹。1916年的官船从锦江启航，您将母亲缝在夹袄里的艾草香囊系在《电磁通论》扉页。在南京高师的实验室，您为重现伦琴射线的轨迹，竟把胡刚复教授珍藏的克鲁克斯管擦得锃亮。

芝加哥大学的冬夜，您裹着唐衫在暗室冲洗底片的身影，成了康普顿最信赖的坐标系。当15种元素的散射曲线在显影液里渐次浮现，那些质疑声浪终被钉成历史的注脚——您亲手绘制的光谱图，至今仍与康普顿的原始数据并悬在世界顶级学府的走廊。族中老人总念叨：“正之公当年若留在美国，早该得诺贝尔奖。”可他们不懂，您胸腔里跳动的，始终是石溪村春耕时节的鼓点。

1935年清华园的秋阳里，您带着钱三强打

磨真空管。石英丝在酒精灯上拉出的弧光，恰似族谱上蜿蜒的世系。学生们都说您有双“点石成金”的手：杨振宁在您指导下拆解示波器，李政道跟着您校准光谱仪，那些沾满松香的指印，后来在罗布泊的蘑菇云中绽放成永恒的光斑。而您总在深夜独对故园方向，用高安土话默诵朱熹公的《训子书》——那是刻在我们族训牌上的箴言：“治学如治玉，切磋琢磨方见本真。”

1947年南京城的血色黄昏，您以单薄身躯挡在军警与进步学生之间，长衫的下摆扫过中央大学斑驳的砖墙。当特务拿着黑名单逼您签字，您挥毫写下第十四封辞呈，墨迹里浸着贾家古村祠堂楹联的风骨：“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离任那日，学生们发现校长办公室的案头，除却《物理评论》期刊，竟还压着半阙未填完的《鹧鸪天》——那是您用故乡词牌为流亡学子写的安魂曲。

去年清明，我站在吴有训实验学校的樱树下，看少年们用3D打印机制作卫星模型。他们不知道，这座以您名字命名的学府，正建在当年熊尚林烈士饮马的红一军团渡口。教室里的全息投影映出康普顿效应动态图时，我忽然懂得：您毕生守护的不仅是物理常数，更是让知识冲破铁幕的文明火种。

族谱新添的一页，狼毫小楷记下：“第二十九世孙有训公，葬北京八宝山，然其魂兮归来，永驻荷岭松涛。”暮色中合上泛黄的纸页，但见天边新月如钩，恰似您当年在芝加哥调试的云室轨迹，照亮无数后来者求索的长路。



竹林的清明记忆

杨淑梅

爷爷坟前，竹林沙沙作响，似在诉说过往。孩子们如刚出巢的雀儿，在春笋间嬉笑奔跑。那清脆的笑声，惊醒了竹叶上晶莹的水珠，滴落了我31年前的回忆。

那年清明，爷爷穿着解放鞋，挥动柴刀劈开荆棘，我们扛着纸扎，跟着那抹湛蓝的身影在林间穿梭。

到了墓地，大家迅速分工。爷爷、爸爸、大叔和二叔用力砍着墓碑旁的杂树杂藤。三个姑姑则蹲在一旁，仔细地拔除杂草。三叔先将精心准备的祭祀食物——一摆放整齐，接着端起酒杯，沿墓基缓缓浇酒。酒水渗入黄土。小叔带着我们小孩子收集枯枝，堆在空地上点火烧纸钱、纸扎。最后，爷爷带领所有人给坟墓鞠躬、上香。扫墓就完成了。每个人都各司其职，默契配合，让年幼的我深切感受到家族互帮的温暖与力量。

扫完墓，爷爷领着我们走进那片葱郁的竹林。来到一根茁壮的毛竹笋旁，爷爷缓缓蹲下，伸出那满是老茧的手，轻轻抚过笋身，脸上绽出一抹温和的笑，说道：“笋过清明连夜长，一昼夜能长1米左右。”说完，他朝我招招手，把我拉到身边，粗糙的大手慈爱地摩挲着我的头，比画着：“瞅瞅，就一个昼夜，便能长到咱家杨梅这么高啦！”爷爷的手掌掠过我的发顶，指腹的茧子擦过我的额头，带着陈年竹叶的粗糙，却让我心里暖乎乎的。大家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叽叽喳喳围上去追

问。爷爷也不着急，耐心地解释：“竹笋的地下根系就像一张紧密交织的大网，它们相互连通，输送着养分。在这庞大的根系网各处，笋芽们默默积攒力量。这些小小的笋芽，得在黑暗的地下蛰伏两到四年。漫长的时光里，它们得学会巧妙地避开那些挡路的石头；要是碰上实在躲不开的，就得拼尽全力，凭借顽强的生命力把石头顶开。”

“到了清明，那可就不一样喽！”爷爷微微仰头，目光望向那片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能看到竹笋拔节生长的画面，“熬过漫长的地下时光，积攒了足够的能量，就等着清明前后这场东风。一旦时机成熟，春雨一落，温度一升，这些小家伙就会脚足劲儿，拔地而起。”

爷爷收回目光，语重心长地说：“咱们家族也是如此，大家要相互扶持，每个人都要像这笋芽，在生活的磨砺中努力扎根、积蓄力量，忍耐住艰难困苦，日子才能越过越好。”这番话，深深种在了我们心里。

可时光残酷，那次清明后不到半年，爷爷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那片竹林依旧，却再也不见那抹湛蓝的身影，只留下无尽的思念在风中飘荡。

如今，我们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爸爸带着孙辈走进竹林，弯腰抚摸竹笋，讲着清明笋的故事。

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照在孩子们充满好奇的脸上，那传承的力量，在岁月的流转中，从未停歇。这生生不息的竹林，一代又一代，延续着家族的温暖与希望。

